以文为戈
刘武专栏

泰戈尔的事业

在那所大学中，几乎没有哪个学生不知道泰戈尔先生，我相信，这才是泰戈尔最心满意足的事业。

刘武，导演兼制片人，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，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，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印度的加尔各答就像一幅褪色的油画，我去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打听泰戈尔的故居在什么地方。有意思的是，向导误把泰戈尔听成了“Tiger”，这是“老虎”的意思，他很纳闷我为什么要打听“老虎”在哪里。我解释说，泰戈尔是印度著名的诗人，一位留着白头发、白胡子的老人。向导恍然大悟，说那是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先生。在当地，人们一般都叫泰戈尔为拉宾德拉纳特先生。

泰戈尔故居位于加尔各答城北部，故居外的街道十分破旧，依然有电车和车轨，斑驳的颜色、杂乱的行人和车辆以及陈旧的建筑，使这里的整个情境恍如一场电影布景，几乎不用美工再作装饰或修缮，就能在这里直接取景，拍摄上世纪初的风俗画。泰戈尔故居就隐藏在这幅古老的风俗画中。沿着电车车轨拐到一个窄小的胡同中，胡同口旁不起眼的地方刻着“泰戈尔故居”几个英文字。顺着胡同慢慢走进去，我就逐渐接近了一位故去的大师。

推开红色大门，泰戈尔故居像一幅长卷画展现在我面前。院内草木葱茏，泰戈尔塑像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。大师的故居是长长的两层楼房，颜色古旧，风格朴实。他就诞生在这里，并在这里走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。故居内既保存着泰戈尔的各种生活用品、写过的著作和手绘的画作，也陈列着泰戈尔各个时期的照片。房间内没有空调，只有电扇，夏天来这里参观的人，往往会闷出一身热汗。走在那些空旷的房子中，恍惚间我便有时空逆转的感觉，好像房子的主人依然生活在这里，可能在下一个房间，我就会碰到那位著名的老人。

泰戈尔出生于名门望族。他的祖父德瓦尔卡纳特·泰戈尔是杰出的企业家、银行家和商人，拥有许多座大庄园，其经营的商业遍及印度各个行业，令人惊异的是他还拥有一支船队，定期往来于印度与英国的海岸之间。老泰戈尔还开设了印度第一家以本国资金进行周转的现代银行。这个家族具有乐善好施的传统，他们为创立加尔各答大学、图书馆、医学院等公益机构作出过很多贡献。诗人泰戈尔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望族中，沉醉在诗意的文学里，用他的那支生花妙笔写出《吉檀迦梨》、《新月集》、《园丁集》、《飞鸟集》等佳作，将泰戈尔的名声远播世界。

我原来以为，泰戈尔仅仅是个诗人和作家，但亲临加尔各答才发现，他最大的事业却是致力于教育。1901年，他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，用以传播印度民族文化，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。到1918年，他提出设想，力求将这所学校办成一所大学。为此，他在国内外到处筹款，足迹遍及欧美。1921年，这所学校终于发展成印度著名的国际大学。1937年4月，该大学正式设立了中国学院，泰戈尔亲自主持了中国学院的成立典礼。我特意去了他创办的拉宾德拉·巴拉蒂大学，人们俗称为“泰戈尔大学”，走进依然保存完好的老楼中，大厅两旁的墙壁上悬挂着泰戈尔的许多照片，让人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历史的温馨气息。

我忽然想起一幅老照片，那是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时拍摄的，照片上的左侧是林徽因，右面是徐志摩，令人唏嘘不已。那次，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中多次强调，希望中国人不要舍弃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，去盲目地追求西方的工业主义、物质主义。

泰戈尔也许早就意识到，只有教育才能传承自己的理想和梦想，所以他创办了那所大学，而他的诗文，估计现在去读的人已经很少了。在那所大学中，几乎没有哪个学生不知道泰戈尔先生，我相信，这才是泰戈尔最心满意足的事业。

浮山随笔
徐宏力专栏

儿时山居

表姐叫我“大地方来的”，我不爱听，山才大呢，城再大也让人们挤小了。

徐宏力，博士，教授，青岛大学副校长，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，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。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。

小时，舅舅带我去表舅家。中国的亲缘称呼复杂，直到现在，我也没弄清楚表舅是种什么舅、哪个血脉线索将我们连成亲戚。他们的家安在大山里的小村中，山大得看不到边，村儿小得只有几户人家，都是闯关东来的山东脚客。散在小块高台平地上，靠几亩薄地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山货能补贴家用。

整年憋在城里，一旦到了天高爹妈远的地方，我就像解放区的人民一样高兴。终日在外面疯跑，一只黑蜻蜓便值得我追上小半天，非要看个究竟不可，为什么黑得那么透彻？能不能找到白蜻蜓？要不是表舅说小心大灰狼，我真能跑丢。活下来是野人，活不下来是山鬼。

只有透明泉能让我安静下来，我是顺着一条细细的溪流找上去的，在林子深处，树冠缝隙间射进一缕缕阳光，水面闪出星花，水汽缓缓升腾，从透光处散发到天宇里去，不知所往。几块大青石自然围成了个碗状潭，直径数十米，看不到水是怎么从地下渗出来的，洁净透明，一眼到底，没有任何杂质，是世上真水，纯净水也不如它纯粹。水底无泥沙，由石板托着，搅动起来，依然清澈，只是多了个轻巧的涟漪，毛茸茸的青苔跟着摇曳，纹理丝丝可见。几条小鱼一动不动，悬在各自的空间位置上，守着固有的领地。它们也是透明体，内脏一清二楚，像玻璃鱼。仔细观察，我发现小鱼虽然身子停着，嘴却一张一合，肠胃顺势伸缩蠕动。潭中没见有什么吃的，或许食道过水就能生活，反正住在这里也不需要太多的热量，而且也长不大。我把树枝伸进水里，鱼从四面凑过来，突然接触一下就飞快地分散开去，过一会儿又好奇地游近窥测，好像都是近视眼。我盯着透明的水、透明的鱼，时间一长便发呆，像在想心事，实际上入了定，那时人小心思少，容易入定，像打坐的小和尚。这潭水躲在地球角落里，没个名字，我直呼其为透明泉。它常常流在我后来的梦中，跟着进入了二十一世纪。时间越久远，印象越清澈。

吃饭时，表舅家的表姐来寻影，她不像喊山一样地呼我的名字，只是默默地找过来，说是知道我在这里看水。这水有什么好玩的？她喃喃地叨念，声音像房角的风铃。表姐叫我“大地方来的”，我不爱听，山才大呢，城再大也让人们挤小了。有一次她问，听说你们那里的房子有很多层，摞在一起，那住在下面的人家撑得住吗？我说，很稳当，比这里的土坯房子结实。她就是不信。

表姐丰满俊俏，两条辫子梳得光溜溜的，穿着蓝布裤子、碎花上衣，还有美丽的补丁，像故意的装饰。每天早上，她都用热水缸子熨平衣服上的皱褶。舅舅从山外捎来的雪花膏，是她的最爱，用得很节省、很精心，每次一点点，搽了又搽，越搽越香。后来我知道她掺了山花粉，被人发现了秘密，表姐的脸涨得通红。表舅母去世早，她主内，把几个弟弟妹妹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说是不能让外人笑话，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外人。照我看，表姐是为了整洁才降生于人间的，不论多脏的活，污渍都沾不到身上。她养的鸡鸭猫狗，都有固定的方便处，绝不随地放肆。表舅一直想把大女儿嫁进城去，说她是富贵坯子，结果却被更远的深山人家娶走了。后来舅舅叨念，这孩子，命苦呀，姑爷憨。我不知道姑爷是什么角色，只当是姑姑她爷，后来才明白没那么大辈分，就是表姐的丈夫。

小浮生
安宁专栏

人情账

我想这个衣橱上张着的大嘴，大约，用我所欠的楼下小卖铺的几斤肉来填补，当是再完美不过。

安宁，生于泰山脚下，80后作家，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，代表作《蓝颜，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地处郊区的新小区，入住人数尚少，但楼下小卖铺的老板娘，却用其三寸不烂之舌，硬是笼络了百分之八十的业主。相比之下，隔着两个单元门的另外一对夫妇所开的店铺，则门庭冷落。

老板娘长了一双侦探般的精明眼睛，见到每一个顾客，都会抓住一切时机，跟你拉家常套近乎。时间一长，小区里入住人员的情况，她比查户口的还清楚。起初我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，以为不过是闲聊而已。但慢慢地，便对她生出一些防范。因为，我们家今天冰箱里有没有肉，我和爱人谁买了什么菜，谁几点出了门，谁早早下班回了家，谁单位发了工资，这月奖金有多少，谁中午没做饭只吃了泡面，谁在家招待了一个同事，这些属于个人隐私范畴的情报，她掌握得比她手边的账簿还一丝不漏。

为了不让其对我们的隐私探知得更为详细，引起不必要的家庭矛盾，我和爱人只好约定，以后尽量减少去她家买菜的次数，转而到另外一家去。但同在一栋楼上，总会碰面，而且每次买完东西，都恰好要经过她家小卖铺门口，一不小心，就会被从玻璃门里朝外探头探脑的老板娘给逮个正着。所以每次购完物，我都跟做贼似的，将一把蒜薹两斤鸡蛋或三两花椒，藏在左手边的书包旁，边低头假装想心思，边匆匆过了小卖铺，溜进单元门。

左躲右藏，一次还是被她给叫住了。是一个快递，因为我的电话静音没有接通，她便热情洋溢地招呼快递员，帮忙给代签了。我看她朝我招手，犹豫一下，但最终还是提着从隔壁店铺刚买的大把芹菜和几斤苹果，一脸尴尬地走了过去。她果然眼尖，带着点醋意笑问：你买的苹果多少钱啊？我做了亏心事般讪讪答她：五块五一斤。她立刻尖叫起来：就这种难吃的本地苹果，还五块五？！我这里才四块钱呢！你要不？要我全给你！说完了又一撇嘴，不屑道：隔壁那胖娘们儿，心比毒蛇还狠，竟然敢要这么高的价！

我脸红得跟刚买的劣等苹果似的，就想拿起朋友快递给我的礼物，赶紧开溜。不想她迅速转移了话题，指着大大的礼盒，好奇地问道：嘿，这是寄来的什么东西？我含糊其辞：我也不知道，朋友送的。她立刻替我解释道：肯定是床上四件套吧，你刚结婚，朋友还能送你什么？而且我签单时看到上面填的是床上用品了……

一周后的一天，恰逢爱人出差，而劣质的组合衣橱却掉了一扇门。打电话给家具公司，竟然公司倒闭，人员全作鸟兽散。而在这郊区，想找个木工上门，给五十块路费，人家都不愿意来。仔细研究了下，觉得这活对于楼下小卖铺颇能吃苦耐劳的男人，应是小菜一碟。

等吃完了晚饭，我闲闲溜达过去，装作买东西，闲聊中，便提出了这一请求。老板娘犹豫一下，给我算账的手也慢了下来，但到底还是吐出一句话来：你大哥在另外一个店里看店呢，不过一会儿我打电话让他过来帮你吧。我欣喜若狂，顺手提了一大桶花生油，哐当一声放在柜台上，算是对她的感激与报答。

男人登门后，看了下衣橱门，便拿了螺丝刀，安了起来，而我则在一旁扶着，给他打打下手。很快门便安好了，只是关上以后才发现，两扇门之间露了一个很大的缝，好像缺了两颗门牙的老太太的嘴。我只好建议男人拆下来重新再安。安了一半的时候，出于客气，我自告奋勇道：大哥，我来拧螺丝吧，这个我也擅长呢。出乎意料，男人竟然连犹豫也没有，便腾出了手，然后拿出手机来，不知在看短信，还是瞅时间。看完后他便着急道：

你自己拧吧，我店里还有事，有什么问题找我就行。

不等我回头说那你去忙吧，他就嗖一声，从门口消失了。隔门听到外面电梯轻微的响声，再看看那扇安完后依然露着难看缝隙的衣橱门，忽然间想起小卖铺的女人今天说过的一句话来：最近瘦了啊，知道原因不？算算你有多长时间没吃肉就明白了。

我想这个衣橱上张着的大嘴，大约，用我所欠的楼下小卖铺的几斤肉来填补，当是再完美不过。

■编辑：孔昕
■美编：马晓迪